

敬而無畏 火化師蔡伍賢

范瑀真 報導

2018/06/10

在喪葬流程中，禮儀師是照顧往生者家屬需求、並且陪伴他們的第一線人員，與禮儀師相關的報導、文章、戲劇作品皆時有所聞，民眾較不陌生。然而單靠禮儀師無法獨立完成所有治喪大小事，還需仰賴火化師、撿骨師等專業人員分工配合，才能讓往生者的最後一程功德圓滿。本篇專訪擔任新竹市羽化館組長的火化師蔡伍賢，一窺他的職人故事。



擔任新竹市羽化館組長的火化師蔡伍賢。(圖片來源 / 范瑀真攝)

火化師的日常不簡單

從《生命出境手冊 台灣殯葬近況》一文可以得知，「火化」已經來到喪葬流程的末段，在大體入殮、告別式結束之後，家屬們護送棺木至「羽化館」，也就是以往我們俗稱的「火化場」。火化師會到門口接棺、將大體迎入禮堂，而家屬們在禮堂裡和往生者做最後一次道別。接著，棺木會在莊嚴肅穆的音樂聲中被緩緩推入「時光隧道」(連接禮堂與火化爐之間的通道)，交由後台的火化師操作爐具，將大體連同棺材一起燒成灰燼。



連接前台禮堂與後台火化爐的「時光隧道」。(圖片來源 / 范瑀真攝)

看似簡單的幾個步驟，卻需要時間與經驗的累積才能出師。技術方面，火化師在高溫環境下工作，火化爐內溫度高達攝氏1000度，因此操作時必須全神貫注，任何閃失都有可能造成危險。雖然現在機具都已電腦化，火化師仍須謹慎地操作面板監控溫度、負壓等數據，並透過經驗判斷焚燒狀況。

除了技術層次之外，火化師還要面對來自不同家屬的需求，這時狀況就變得複雜許多。「一般禮儀師會告訴我們希望何時火化、拿到骨灰，大家對晉塔的時間比較注重。」蔡伍賢解釋，由於台灣傳統民間信仰對「晉塔」（將骨灰納入祖墳或是靈骨塔位）的時間點有所講究，所以為了配合家屬挑日子，火化師和各個家屬、禮儀師之間需要互相協調，才能盡量讓所有家屬在中意的時間拿到骨灰。



前台的火化師讓家屬和往生者道別後，會將遺體推往後台，準備進行火化作業。（圖片來源 / 范瑀真攝）

心態確立 面對大體你害怕嗎？

由於職業的特殊性，蔡伍賢不乏會遇到有人問他：「你會不會怕死人？」其實這個有點微妙、令多數人好奇的疑問，對蔡伍賢來說反而不是問題。他認為只要心態先確立，確定自己懷揣尊重、真誠地想要服侍，坦蕩之人是無所畏懼的。「說不定祂還會保佑你呢！反而是活著的人比較可怕。」羽化館裡微涼舒爽、格局與設計莊嚴明亮，與「恐懼」的情緒確實沾不上邊。反觀活人的世界紛擾複雜，弑親殺仇一類的新聞經常上演，比起已經長眠的往生者，也許生者還更令人生畏。

在踏入殯葬業前，蔡伍賢曾在汽車公司當過營業員，他打趣地說：「以前服務站著的人，現在服務躺著的人，都是服務業不是嗎！」秉持著這樣的信念，當他以火化師的身分陪伴往生者家屬完成喪葬程序、並且親手將骨灰罐交給家屬，他們一句衷心的感謝，對蔡伍賢而言就是最好的肯定。「看到自己給予幫助，更會覺得這些是自己必須做的，是一種責任。」



在羽化館的禮堂裡有過許多故事，火化師會在一旁陪伴家屬送往生者離開。（圖片來源 / 范瑀真攝）

母親離去後入行 始終如一20載

由於親戚開設禮儀公司，蔡伍賢從小就對殯葬業的運作耳濡目染。在十幾年前那一場母親的喪禮後，感觸深刻的蔡伍賢終於決定從汽車業轉往火化師發展。他回憶到，母親離世時他也是在禮儀人員的協助下，親自將母親的後事辦妥。「那時覺得這個行業是值得尊重的，就鼓起勇氣進入殯葬業。」

蔡伍賢在殯葬業一待將近20年，被問及是否會有職場常見的「職業倦怠」感，他坦言這些都需要由內心去調適、時時提醒自己。各行各業有其困難之處，對火化師來說，最困難的恐怕並不是技術，而是當一個人看多了生離死別場景，是否還能保有初心？人的感情是具有彈性的，如果太頻繁地接觸眼淚，原本柔韌的心也會被消耗，漸漸鬆弛而麻木。但是正如沒有同理心的醫生會讓病人受苦、或如沒有教育熱忱的老師難以化育子弟，火化師是直接面對家屬悲慟的第一線，如果以冰冷的態度待人，對往生者家屬而言可能造成不好的回憶，甚至變成終生之憾。「必須從心底與家屬感同身受才能始終如一，不這樣去想的話很容易喪失熱情，是沒辦法持久的。」蔡伍賢懇切地說。

羽化館裡 看遍人世無常

在羽化館的歲月如梭，一些往事在蔡伍賢腦海中卻從未染塵，彌新且歷歷在目。他回憶起民國88年的921大地震，全台死亡人數超過2400人，大體由南投分送至全台各縣市的火化廠。當時新竹市火化廠還在寶山路舊址（現清大南大門、交大後門一帶），只有兩具火化爐、四個人輪班。「那時候我們24小時不停歇地燒，燒了四天，至少兩三百具大體。」蔡伍賢感慨，921是台灣的國難，人有多麼渺小在那頃刻間顯露無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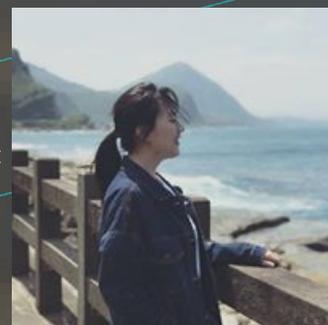
歷練足以讓蔡伍賢看盡生死，卻很難真正看清，更難以看得「輕」。他嚴肅地說，即使到了現在，有時候看見一些被推進來的往生者年紀之幼、都還來不及長大，他的心中依然會有掙扎。他甚至遇過幾回，「白髮人在送完黑髮人不久後也跟著去了」的例子，祖孫情深、母子連心，他們那種親人之間的愛在羽化館裡彷彿還留著幾抹痕跡。無奈的是，有感觸也會有感慨，而令人感慨的經常是活著的人。「也有遇過火化儀式做完，家屬出來大廳之後，兩兄弟為了遺產分配的事情就在門口打起來的。」蔡伍賢感嘆，往生者若看見身後子女為爭產而鬪牆，在天之靈要如何安寧呢？肯定是不勝唏噓吧。

成為火化師之後，蔡伍賢曾送走國難傷亡者，也曾在羽化館裡見過人與人之間難捨的情分，卻也目睹過人倫因貪慾而產生的質變。人的肉身如此單薄、停留在世上的時間如此有限，若真了解自己握在手心的其實微不足道，也許會更懂得珍惜。畢竟我們離開時，將把一生都留在那口罐子裡，素淨一身地空手而去。



記者 范瑀真

編輯 郭庭芸



延伸閱讀

人生最終章 禮儀師賴睿昇

夕陽職業 撿骨師的辛酸